

## 前 言

宋朝城市里的“瓦舍”（游乐场）里面，有一批说话人讲唱形形色色的故事，吸引了大量的听众。说话人各有专长，内中有一部分人专讲前代兴废争战之事，有的说三国，有的讲五代，后来一代一代人不断地口说，不断地笔录，至今我们还可以在书场里听到《三国志》，还可以看到元朝刻的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和经过元末明初罗贯中整理的《三国演义》。

五代史是宋朝人的近代史，可是不知为何后来说的人渐渐地少了，终于从茶馆书场里消失。我们虽

则还能看到宋人的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的残本和传为罗贯中编辑的《残唐五代史演传》。然而都很简略，根本不能同《三国演义》相比。因此，人们对于三国历史，大抵都很熟悉（当然也常把小说当做历史），对于五代史却一般都很生疏。

其实，唐末五代与汉末三国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

在我国历史年表上，都说从公元 220 年曹丕代汉起，才进入三国时期。然而人们写三国的历史也好，讲三国的故事也好，总不能不上溯汉灵帝中平元年（184）的黄巾起义。大家津津乐道的赤壁之战，几乎一致公认为三国故事，其实那时候还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（208），离开曹丕代汉足足有 12 年。

五代也一样，年表上都说五代起于开平元年（907）朱温建立后梁。然而要讲这段历史，不能不上推 20 余年，从唐僖宗中和三年（883）朱温做宣武节度使，或中和四年黄巢起义失败讲起。这是因为：五代初期的主要割据者，在 9 世纪的 80 年代中或 90 年代初，已经各占一方。他们尽管还没有称王称帝，实际上天下已经分裂了。

三国和五代都是分裂的时代，都是兴废争战十分剧烈的时代。三国是汉末军阀混战的继续和发展，

五代也是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混战的继续和发展。所不同者，汉末经过了 20 多年混战，逐渐演成三分的局面；唐末乱得更是厉害，中原五个王朝前后相继，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 4 年。王朝更迭之时，无不经过一番争战，中原人民受的苦难比汉末更为深重。中原以外，又有十国，终五代之世，与中原王朝并存的，常有六七个或七八个政权。分裂的程度远在三国之上，几乎与战国不相上下。

十国有九个在秦岭淮河以南。大致说来，沿长江由西而东，分成巴蜀、两湖、江淮、两浙四个地区，再加上福建、两广，一共是 6 个地区。南方九国先后分别在这些地区中活动。巴蜀先有前蜀，后有后蜀。两湖则荆南占有以湖北江陵为中心的一小片地方，楚占有幅员广大的湖南。这个地区始终存在着一大一小两个国家。江淮先有吴，后有南唐。他们的版图西到鄂东，全有江西，是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。其余两浙的吴越、福建的闽、广东和广西一部分的南汉，各自占有一个地区。从上文的叙述可知，与中原王朝同时并存的南方国家，一般有 7 个。

十国只有一个在北方，即北汉。北汉是后汉的残余势力，占有今山西省的大部分和陕西的东北角。在后周以前，这个国并不存在。那么北方的情形是否比

南方单纯呢？这也不然，甚至可以说更加复杂。

北方原有唐朝留下来的许多藩镇，河东的李克用就是其中之一。残唐和后梁时，朱温（后梁太祖）一直同李克用父子对峙。朱、李两家与河北的旧藩镇时和时战，几个旧藩镇时而亲朱，时而亲李，关系极其复杂。朱温称帝的时候，旧藩镇多数已被两家并吞，然而幽沧（幽州和沧州）的燕（刘仁恭父子）和陕西凤翔一带的岐（李茂贞）仍旧保持着独立的地位。他们的实力比南方某些国家强得多，但是都没有算到十国里去。

北方还有一种情形。五代初年，正是契丹崛起的时候。历史上颇多巧合的事情，朱温称帝之年刚好是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登位的一年（当然，称帝是九年以后的事情）。朱梁的北面有李、刘两家统治的地区，把它和契丹隔开，但唐、晋、汉、周都和契丹对峙。契丹与中原是北朝和南朝，中原和吴、南唐也可以说是北朝和南朝。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，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，是极为罕见的。因此，五代十国时期的兴废争战之事，波澜起伏，与历史上许多时期相比，都更为热闹。

在这样一个时期里，人民遭到的苦难异常严重。暴君独夫横行无忌，贪官酷吏的剥削和压迫，无所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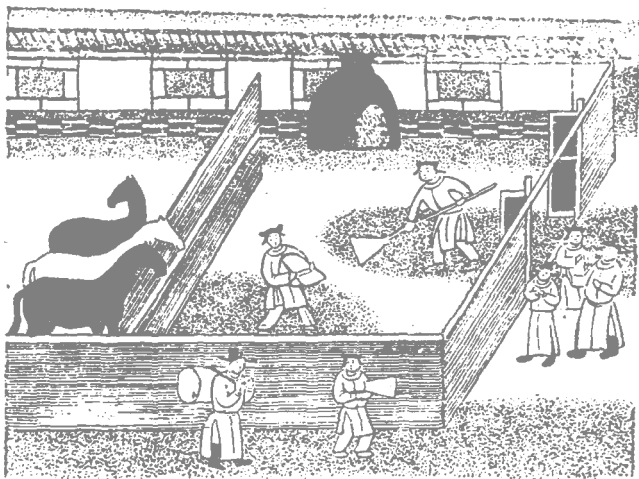
用其极。唐代的名城，如长安、洛阳、扬州，都曾化为废墟。昔人常把五代叫做“五季”，“季”即“季世”，也就是“末代”的意思。宋朝欧阳修著《新五代史》，叙事议论常用“呜呼”两字开始。他一提到那些混乱黑暗的史事，心情就感到沉重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但是五代十国史毕竟有另外的一面。

五代十国实在是唐宋两朝之间继往开来的时期。史家或习惯于把五代附于隋唐之后，叫隋唐五代；或主张把它与辽、宋、金、元划为一个阶段。依作者的看法，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前后两朝（每期又可各分段落，这里从略）。唐末农民大起义以后，中古的门阀制度彻底灭亡，地主阶级内部的士庶之别完全消失，封建社会开始走进后期。五代是后期的开端，也可以说是前后两期之间的过渡阶段。

五代又是一个从分裂混乱走向统一安定的过渡时期。从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到北宋开国的两百年，是一个探索的过程。以均田制为经济基础的统一王朝瓦解了，在政府不直接掌握大量土地、牢固控制大量丁身的条件下，怎样才能保持统一和集权，这个问题要到宋初才能解决。五代时期的混乱现象给统治者提供了许多教训。五代后期的统治者如郭威、柴荣

已经在总结经验教训，摸索新的出路。没有这些教训，宋朝人不可能提出解决的方案。



敦煌五代壁画——马厩图

两百年探索的过程，可以分成两段。前一段 100 多年，不管怎样，还有一个勉强可以维持门面的唐朝中央政府。唐末农民大起义以后进入第二段，先则唐朝皇帝成为军阀手里的傀儡，继则连傀儡也当不成了。这个第二段的 80 年左右，乱是乱极了，由乱而治也不太远了。所以我们说它是从分裂混乱走向统

一安定的过渡时期。

五代也不完全是“季世”，它还有光明的地方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大乱以后重新建设的惊人的能力。当五代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，在比盛唐小得多的版图上，户数已恢复到天宝年间的半数以上<sup>①</sup>。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南方的经济文化大有发展，江南、浙西若干地方的湖山被妆点得更美了。其他如火药在战场上的出现，印刷事业的发展，一种新体裁的诗歌——词的兴起，这些现象使我们不能不承认：五代是一个文化颇有成就的时期。

地域方面，除五代与十国这十五个国以外，实际上还有北方的契丹、河西的曹氏<sup>②</sup>、云南的大理等等，讲这个时期的中国史，按理都应该讲到。现在照习惯的办法，除契丹的兴起及其与石晋的关系外，一概从略。这一点也应该向读者交代。

在这个前言的末尾，还想再说一说关于五代十

<sup>①</sup> 唐天宝十四年(755)有8914709户。五代末后周显德六年(959)有4646563户。天宝时户数包括幽、云、河西等地，上述五代末、北宋初数字不包括这些地区。

<sup>②</sup> 唐代后期，沙州(今甘肃敦煌西)人张议潮摆脱吐蕃统治，以河西归唐，任归义军节度使。以后唐无力经营西陲，张氏成为一个地方政权。五代时，张家的亲戚曹义金成为这个政权的首脑。曹氏政权到宋仁宗景祐二年(1035)被西夏所灭。

国的时间、空间观念。通常说的五代，起于朱温开平元年( 907 )，止于后周显德七年( 960 )北宋代周，一共是 54 年。然而叙事不能不从黄巢起义失败开始，理由已见上述。下限也有问题，十国中有六个亡于公元 960 年以后，最后的北汉灭亡时，已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( 979 )。当然，这 10 多年的历史以宋史为主，然讲五代十国史，也不能不略有涉及。

## 梁晋争雄的四十年

### 叛徒朱温——中原最大的军阀

唐僖宗中和三年（883）七月，当农民军领袖黄巢退出了长安，在河南进行绝望的苦战时，叛徒朱温洋洋自得地到汴州（今河南开封）上任，做了唐朝的宣武节度使。当时他被皇帝赐名朱全忠。然而他既不忠于大齐金统皇帝黄巢，也从来没有忠于大唐天子，

可说是个“全不忠”。

这个朱温，原名晃，是砀山（今属安徽）下一个穷苦教书先生的儿子，从小父亲亡故，不肯勤苦劳动，游手好闲，只仗着一身力气，自命不凡，显然是个无赖之徒。他参加了黄巢的起义军后，逐渐升为大将，似乎是个英雄了。中和二年，他见农民起义军处境困难，又与黄巢心腹大将孟楷不和，就叛变投唐，成为农民军的死敌。

朱温初到汴州的时候，只带了几百人，虽有庞师古、朱珍等将校，其实兵微将寡，没有多少实力。第二年，黄巢被沙陀军阀李克用打败，部众溃散，将领葛从周、霍存、张归霸、归厚兄弟、谢彦章、李唐宾等多人率部投奔汴州，朱温的羽毛才渐见丰满。

汴州是运河要冲，地方上颇多富商土豪。朱温同这批人勾结起来，把大土豪李让收做干儿子，把李让的干儿子孔循也收做心腹。这个孔循做尽坏事，与朱温同恶相济，后文还有交代。朱温又挑选一批勇武有力的富家子弟，编成一支叫做“厅子都”<sup>①</sup>的部队。顾名思义，这显然是亲兵卫队。至于真正用来打仗的

<sup>①</sup> “都”是古代军队编制单位的名称，始见于唐代后期，每都人数多少不一，通常自数百人至1000人左右，但也有人数较多的。

军士，还是从破产的农民中间强征而来的。

朱温需要强兵猛将，也需要文臣谋士。世代公卿、高门望族的士大夫看不起朱温，不解诗书的朱温，对旧日的上层分子也抱有恶感。不第进士敬翔、李振流落汴州，要找出路，正好做了朱温的得力助手。朱温不是一个容易侍候的人，手下一不小心便会丢掉性命。相传有一次他和幕僚宾客们坐在一棵大柳树下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棵树做车轴倒是很合适。”有几个宾客想讨好，便站起来说：“做车轴很合适。”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句会招来杀身之祸！朱温勃然大怒，厉声道：“书生喜欢顺口捉弄人，正是此类，柳木怎么能做车轴！”他回头对左右武士说：“再等什么！”左右几十名武士立刻如狼似虎地扑向说做车轴合式的人，把他们杀了。朱温性格残暴，喜怒难测，这个故事最能说明问题。敬翔的本领，就强在能够看准朱温的心思。他办事又极勤劳，自己说只有在马上才得休息，因此朱温把他看做一条臂膀。

朱温的事业有点基础了，然而发展并不容易。宣武一镇，地处河南的平原地区，从战略地位上看，是所谓“四战之地”。那时候，北方的旧藩镇有卢龙（以幽州、今北京为中心）、镇定（以镇州、今正定为中心）、魏博（以今大名东北的魏州为中心），即所谓

的河朔三镇，以及以青州为中心的平卢。他们都没有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，实力很强。兖、郛一带有新起的朱瑄、朱瑾兄弟，他们同农民军打过硬仗，乘乱割据，很有点战斗力。河东（今山西）李克用是朱温的对头，他的沙陀军骁勇善战。河南还有原蔡州（今汝南）节度使秦宗权。此人本来是许州（今河南许昌）的一员牙将。本军出兵时发生兵变，他乘乱据有蔡州，上司无奈，任他为刺史。他参与镇压黄巢的战争，升为节度使。黄巢在河南苦战时，秦宗权又和黄巢联合反唐，围攻陈州（今河南淮阳）。黄巢失败后，秦宗权纵横河南，到处烧杀掳掠，成为一支专起破坏作用的流窜武装，朱温直接感受到他的威胁。

老奸巨猾的朱温用阴谋和武力，在这个困难的境地中打出了局面，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军阀。

他走的第一步是个失着，同时也暴露了这个阴谋家的本色。他想对付的是李克用。早在中和四年（884），李克用追黄巢，日夜不停纵马疾驰，搞得人困马乏，粮草也吃光了，只得退到汴州，想补充了粮草，再去追击。他在城外安营，原与朱温无涉。朱温却认为这是除掉异日对手的大好机会，他再三邀请李克用进城歇息。李克用不疑，带了几百名随从进城，住在上源驿里。朱温装得礼数周到，酒菜、乐舞

都极精美。据史籍记载 李克用有了几分醉意 便口不择言 言语之中 触到了朱温的痛处。史文没有说明白李克用究竟说了什么话，估计是提到了朱温跟黄巢造过反的往事。因此朱温怀恨 起了杀心。照此一说 事情不是出于预谋 李克用也有不是之处。我们从朱温为人的一贯态度来看，这显然是事后为自己辩护的托词。他统治中原多年 手下的文人在历史记载上作点粉饰，是极容易的事情。

当夜，李克用和随从都喝得醉醺醺的，放心睡觉。朱温命部将杨彦洪在街上竖起木栅 再横七竖八地停放了许多车辆 然后派兵围攻上源驿。喊杀的声音震天动地 李克用竟毫无所闻。薛志勤等十几名亲兵奋起格斗 暂时挡住了汴州兵。侍从郭景铎吹灭蜡烛 扶着沉醉不醒的李克用 躲到床底下 用冷水浇脸 把他唤醒 告诉他受到了汴州兵袭击。李克用才睁开眼睛 拿起弓箭。这时 形势越来越紧张 薛志勤等尽管射倒了几十个人 然而对方人多势众 加以放火助攻 室内浓烟环绕 防守的一方很快就会无法支持。他们只有冒险突围的一法。这时正是夏历五月中旬的夏夜 天气突变 雷雨大作。降雨压制了火势，夜幕、水气和浓烟妨碍了视线，这是突围的天赐良机。薛志勤扶着李克用 越垣而出 靠闪电照明 辨

认道路。州桥是必经之途，有汴州兵拦路。李克用等拼死力战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亲兵史敬思断后，阻滞追兵，苦战阵亡。李克用登上城墙，身边只剩了不多几个人。他们缒城而出，天明时回到营里。监军陈敬思等 300 多人都死在城里。那个布置围攻的杨彦洪贪功心切，见李克用突击重围，飞马去追。不料朱温赶到现场，据说是把他当做李克用，一箭射去，顿时射死。

依着李克用的脾气，回营以后，立刻要兴兵报仇。夫人刘氏很有见识，她说“汴人无道，自当向朝廷申诉，如果擅自举兵相攻，天下人就无法分辨是非曲直了。”李克用听了她的话，引兵而去，只写了一封信，质问朱温。朱温假作痴呆，答道：“前夜之变，我一无所知，是朝廷使者和杨彦洪搞的阴谋。杨彦洪今已自取灭亡，望公鉴察。”朱温把事情推在死人身上，由此可见，朱温放箭的时候，不见得是认错了人。

这件公案，朝廷无从处理，只得不了了之。不过从此以后，宣武与河东势成水火，朱李两家夹河争雄，也就成为唐末与后梁形势的基本特点。

朱温失了这一着，但是在以后的几步里，他却从来没有失过手。

他首先集中力量对付秦宗权。秦宗权兵多将广，

在河南曾攻占东都洛阳、河阳（今孟县南）、许州、汝州（今临汝）、怀州（今沁阳）、郑州、陕州、虢州（今灵宝）等许多地方，朱温也是他兼并的对象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朱温当然不能不反击。何况秦宗权军四出掳掠，把盐腌了死人当粮，是当时害民最烈的集团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消灭秦宗权可说是件好事。

朱温独力对付不了秦宗权。他结了两个帮手。一个是陈州刺史赵犨。黄巢在河南时，秦宗权和他合兵围攻过陈州。以后，在秦宗权气焰最盛的时候，陈州和汴州几乎是中原大地上两个孤立的点，他们利害一致，自然能够合作。赵犨更是一心依附朱温，结为儿女亲家，以部属自居，朱温对他是放心的。另外一个是在兖、郛的朱氏弟兄，朱温对他们不过是暂时利用。

朱、秦争胜，论实力，秦宗权远胜朱温。但是秦宗权用兵没有章法，兵力分散，派出去的将领只要掳掠有得，便自顾自独立行动，不听主将调遣。这是他致命的弱点。光启三年（887）的汴州北郊边孝村之战是一次关键性战役。在此以前，秦宗权几次派部将进攻汴州，都被击败。这一次，他集中了 15 万兵力，分为 36 屯，进逼汴州，想一举消灭朱温。朱温得朱瑄、朱瑾的支援，大破秦军，斩首 2 万余级。上文提

到的洛阳、郑州等地的蔡州兵，听到败报，便纷纷弃城而去。秦宗权的势力从此一蹶不振。

唐僖宗文德元年(888)秦宗权在屡败之后，被部将申丛所囚，押送到汴州。朱温把他解到长安斩首。秦宗权既亡，朱温就把“盟友”看做兼并对象。兖、郓位于现在山东省的西部，正在宣武节度使的卧榻之旁，朱氏弟兄只是勇将，若论阴谋诡计，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。僖宗光启三年(887)那时秦宗权虽在，兵势已弱，朱温就以朱瑄招诱汴州军士为口实，挑起冲突。此外，感化节度使时溥据有淮北的徐、宿、濠、泗等州，也在宣武的卧榻之旁，朱温势力既强，自然也要把他作为攻略的目标。他连年攻战，到唐昭宗景福二年(893)攻破徐州，时溥全族登楼自焚而死；乾宁四年(897)攻破郓州，擒杀朱瑄，又乘朱瑾出兵抢粮的机会，袭取了兖州。朱瑾无家可归，南下渡淮，投奔杨行密。于是黄河中下游的地盘绝大部分都落到了朱温的掌握之中。只有淄青一镇，位于现在山东省的东北部，地位较偏，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还能暂时保持自立的局面。

朱温在专心对付徐州、兖、郓的时候，竭力联络魏博的罗弘信。魏博在今豫北、冀南，朱温利用它的地理位置，让罗氏做河南和河东间的缓冲力量。李克

用又经常与河北各藩镇冲突，没有用全力去对付河南，使朱温占了便宜。光化二年（899）幽州刘仁恭发兵进攻魏州，罗绍威（弘信子）向朱温求救。朱温抓住这个机会，进入河北，大破幽州兵。从此，魏博完全服从，成为朱温的附庸，镇州王镕、定州王处直兵力不敌，也依附了朱温。

到了这个地步，长淮以北，大河南北都成了朱温的势力范围，与局处河东一隅的李克用相比，显然占有极大的优势。朱温很想利用这个时机，一鼓作气，并吞河东。天复元年（901）春夏之间，汴将氏叔琮等大合河南北各镇军队，围攻晋阳（今山西太原西南），因雨水太多，运粮困难，军中疾疫流行，解围撤退。第二年，汴军再次围攻，李克用考虑过弃城北走的打算。最后，汴军仍受疾疫的威胁，不能不退。

在这段期间，朱温的势力步步高升，李克用几乎丧失了同他抗衡的信心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唐朝的士大夫和宦官之间的冲突还在发展。朱温利用这个矛盾，在天复二年（902）引兵入关；次年，打败凤翔的军阀李茂贞，抢到了唐昭宗。他先杀宦官、再杀宰相崔胤等，在天祐元年（904）毁掉长安城，强迫昭宗迁都洛阳，接着朱温杀害昭宗，13岁的李柝做皇帝。李柝就是唐